

第一章

日本的国家战略

第1节 日本传统上欠缺国家战略

为打开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政策

我认为，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等。我把综合性国家战略称为国家战略。

日本是传统上就不善于制定国家战略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其原因在于，日本在地缘政治中位于远离亚洲大陆的太平洋岛国，来自大陆的直接入侵只有蒙古发动的侵略，尤其是德川时期长达三百年的锁国政策使日本与外界的联系更加淡薄。因而，日本几乎没有哪个时期真正思考过对外战略，国内一直

受着“和为贵”这种观念的支配。而且日本是有着历史与传统底蕴的自然国家，对外、对内都有着温和与顺从的性格。与日本相比，周边的美国、中国或是苏联却是具有不同性格的国家。美国是从英国逃离出来的基督教徒们以理想主义为旨建立起来的契约国家。中国、苏联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专政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与日本相比都可以说是人工国家。这样的国家都有着很强的战略性。

20世纪后半叶，以美苏为中心发动的非武力战略性冲突——冷战席卷了全世界。日本直至幕府末期美国“黑船”入侵后才开始觉醒，加入了世界政治的行列，并觉悟到有必要制定战略。之后，恢复或维持国家的独立性、追赶西欧发达国家成了日本的战略目标。大正时期以后极力想跻身西欧列强的行列，并维持其地位。但因对华政策失败、军部专横跋扈以及经济疲惫等原因导致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横行，日本背离了自由、民主的世界主流，与希特勒德国绑在一起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是指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战争，本文暂时引用原著者对历史事件所用提法，以利于读者全面了解原著者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译者），最终遭到战败。

总结日本走过的这段历史，大正时期以后日本动摇了推进

国策的政治基础，错误地估计了世界形势，深陷中国所在的亚洲大陆无法自拔。日本急于摆脱这种困境，错误地认为希特勒德国是世界的正统，具有统治世界的军事实力，而没有能制订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只是在不断重复为应付局面所采取的临时性政策，最终遭到战败。关于大东亚战争后的日本状况，我只能说，日本过分受战败和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强。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续这种状况，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丝毫没有改变。

战后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协调政策主要包括：

- 一、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主义理念价值观；
- 二、以美国大市场为依托的经济利益；
- 三、源于无核、少量武装政策的国家安保要求。

从这三点出发与美国协调关系是合理且妥当的，现在仍然维持着这种状况。但是，即使在这三个条件下，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家比日本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权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

外国批评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国际社会上的声音微弱，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政治家甚少。我想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

我在今年 5 月召开的众议院宪法调查会上提出，“我认为有人批评现在的日本缺乏独立的国家战略，政治家没有知名度的原因之一就是，现行日本宪法是由占领美军制定的，是在日本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状况下制定的，这使日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民族自尊心，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种功利主义风潮甚至影响到了政治，政治家丧失了为制定自己长期的国家战略而创造稳定且牢固政治基础的觉悟与努力。因此，在迎来 21 世纪之际，为告别这种堕落的精神和风气，在 21 世纪初期，就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方式制定独立的国民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同时，为了重新培养政治基础以便制定并支持修改和制定新法，就应该在今年众议院选举和明年参议院选举前后对政界进行一次以政策为中心的重组。”

现在，各政党和国民必须对 21 世纪日本的新形象，即“国家的形象与内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20 世纪和 21 世纪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文明也有可能发生哥白尼式的转变。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对人类和生物 DNA 的解密工作不断有新的突破。人们逐渐就会了解到，任何一个生命的起源都是由盐基这种化学物质在结合成粒子后形成的。还有，通过对宇宙的研究也会知道，宇宙是在宇宙大爆炸后形成的，不管是星星还是宇宙空间都是由极其微小的粒子构成的，光也是叫

做光子的粒子集合体。尽管目前科技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知道人和动物心理的程度，但宇宙、生命都是由微粒子组成的。因此，我很钦佩佛教能够抓住这一点，总结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的预言。

而且，这些新的结构上的发现对已有的宗教、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电脑的小型化和普及，世界在从电话市民社会逐渐向网络市民社会过渡。面对这种动向，坚持并发展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戏剧性的动态变化中，日本人也应该描绘出 21 世纪所有的国家蓝图，我认为，这就是要制定“新国民宪法”。

在宪法中将描绘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福利、安保以及人权、地方自治等新时代人类所有的生活。在制定新宪法时，根据具体的制定者意志、构成的权力关系等具体表现政治力量的源泉（权力中心）、有透明度和紧张感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与发展，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协调，国家对内结构战略和对外战略等各个方面。在目前这种毫无紧张感、缺乏透明度、责权不分国家体制下，根本无法制定出合理的国家战略。我的脑海里已浮现出了日本在 21 世纪应有的新国家战略和形象，为此呼吁制定《国民宪法》并集结足够的政治力量。

现在，一些学者、国会里的政治家讨论的都是一些短期的、应急性的问题，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担心 21 世纪会成为 20 世纪的延续。日本在战争结束后要建设新国家时，政治家和学术界提出了制定共产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以及自由主义宪法等草案。然而，现在的政界、学术界却在一点点丧失这种气概，实在令人感觉遗憾。

沃尔福兰尖锐的批判

卡莱尔·V·沃尔福兰是在这一点上给日本提出尖锐批判的人，也是一位献计献策的人。他在 2000 年 4 月 24 日进行的演讲当中，这样指出：

1. 日本政治中存在的问题

- 政治上没有进行说明的责任（accountability），极端地说，就是“没有进行政治性决定的政府”或“政府没有发挥作用”。
- 二战结束后，在国家目标这个优先课题上，没有任何人试着去改变过它。
- 政府首脑没有信用。例如，森喜朗首相提出的口号“日本复兴”根本没有在国际社会上产生反响。日本的媒体

也没有对森喜朗首相抱有期待。

- 打个比方说，日本现在就好比是沿着下坡路急速行驶的大型卡车，在拐弯处既丢了司机又坏了刹车的状况一样。

2. 教育国民“市民立场”（citizenship）的重要性

- 启蒙并教育国民“市民立场”的重要性，这即使在现代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 遗憾的是，这一点没有深深扎根于日本文化当中，人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 进行“市民立场”教育的关键是，教育国民在有一定政治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也就是对的政治过程的一种学习。

3. 政治决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呈现衰退趋势，民主主义功能不健全

- 欧美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政治决策过程在衰退。
- 在美国，应该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的媒体把这一重要的课题推到社会新闻版面上。尽管莫尼卡·鲁因斯基的话题曾一度引起骚动，然而这种例子甚为稀少。

- 冷战结束后再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会明白，美国堕落了金权政治的地步。
- 即使在欧洲各国，尽管民主主义还能在像荷兰那样的小国家在解决国内问题上发挥作用，然而关于欧盟内的各种政策性课题这样大的方面，人们就迷失了方向。

4. 官僚国家存在的问题

- 在日本，政治家对官僚的控制非常弱，加上国民的“单纯”，造成官僚在非正式场合任意行使权力。
- 官僚相信自己认识到了存在的问题并能够解决问题，还能修补这一政治过程。但是，他们看不到视野以外的东西，因此根本不能解决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和出现的新现象。
- 政府的情况比以前更糟糕，正在逐渐堕落成缺乏知识的官僚国家。
- 作为个体，也有一些官僚能够正确地把握存在的问题，然而作为组织当中的一员，官僚们却在千方百计地保持原样。
- 官僚制的弊端如实地表现在破坏美丽的海岸线和山林，还有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上。

5. 与美国间的殖民地关系

- 可以说日本与美国的关系陷入了“殖民地”的状态之中。
- 日本的企业从出口中获得的巨大利润都存入了美国银行，如果把这笔钱拿回日本，就会导致美元暴跌，日元升值，美国经济将遭到重创。
- 换一个角度看，日本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牺牲了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却在向美国的消费者提供着补助金。
- 这是因为大藏省在日本产业的永恒性扩大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恶魔性同谋”的结果（*evil conspiracy*）。

6. 今后的课题

-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应该从国际视角出发，努力发现政治上要优先解决的课题。
- 国民也应该就政治问题积极发言，主动寻求能够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政治。

这些批判当中有恰当的，也有不恰当的。但不管怎样，这可以代表外国人在看日本时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观点。

那么，我想谈一谈日本战前战后的国家战略体制。当然，日本战前的内阁、外务省、陆海军省、以及大东亚省等省厅中都有各自的调查研究机构。但是，这些机构进行的调查研究只会影响到各自省厅内部事务的立项，离国家战略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作为国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大正时期内阁设立了政府与政党领导层之间的外交调查会，但它最后沦落成在政治上进行妥协和协调的部门，没能取得什么成果。众所周知，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与英、美两国进行裁军谈判时，通过首相、外相、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直接或间接的协商，政党内阁采取负责的态度做出了决断并推动其向前发展，但在统帅权独立问题上遭到海军司令部和民间右翼的还击，国家政治出现了混乱。

1935年时，时局出现了紧急状况，内阁中成立了小内阁，例如“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和讨论当前的对华政策，或者与德、意缔结三国同盟等问题，而并不是以建立在广泛研究世界形势，缜密讨论历史方向、各国政策以及日本国力基础上的研究体制为中心进行的。

1935年至1945年十年期间的历届内阁只是不断地研究处

理上一届内阁留下来的东西，根本不去思考制定新的基本战略来打破既成观念。当时能够起草并制定国策的基本调查机构很少，内阁也缺乏自由果断地制定政策的能力。这是导致悲剧产生的原因。而位居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和中枢官僚中很少有人能够从世界史发展角度对事物进行判断，并具备这种基本哲学和思想，这更让人感到痛心。

齐藤隆夫等政治家、河合荣志郎这样的学者等被当时缺乏责任感却轻易获得统治权的统治势力拒之门外。满洲铁路调查部有宽泛的调查功能但没有发言权，而这些人才被送入其后成立的企划院、综合战斗力研究所中。这些来自各省厅、民间的人才在综合战斗力研究所、企划院中进行研究，但他们证据确凿的正确发言却被军部强大的影响力封杀了。

总之，1935年以后的十年间日本的权力中心因当时宪法运用上的失策被军部操纵，军部中一部分少壮军人掌握着中枢系统误导国策，军部、政党、官僚中的高级领导人回避责任，听之任之的倾向很强。进一步说，当时对那种状况感到责任重大并极其担忧的是天皇，这在其后相关的记录中得到了证实。

已故的佐伯喜一的论文

已故的财团法人世界和平研究所副所长佐伯喜一遗留了一

份未公开的国家战略研究论文，文章对二战前后的状况和今后的政策论进行了总结。这篇论文是他生前于 1992 年 12 月写的，现在已经过去了 8 年，期间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现在看来，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并不准确，但在对最近日本周边局势的分析、把握以及政策主张上仍然有其卓越的地方，现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公布如下：

【战前没有战略】

1. 关于日本战前没有战略的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方面的位置使日本没有必要制定战略性对策，也没有给日本机会使这些战略性对策发展成熟。因此可以指出，日本没能够应对局势的变化。经过长期的锁国时期，日本人的战略构想能力或者说战略性对策能力都在萎缩和退化。在制定战略方面存在的不平衡没有得到及时更正，这助长了日本以内政为主、外交为辅的倾向。

2. 明治时期日本的国家目的是维护民族独立，因此，富国强兵就成了日本的国策。当时日本的国家目的和战略都很简单明了。在天皇亲政和元勋的辅佐下，国务与统制、军令与军政、政治上的策略与战略的调整都很顺利。

3. 日俄战争以后，沙俄帝国和大清国逐渐走向衰亡，而日本国力相对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走上了所谓帝

国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战略目的也开始带上了危险性。同时，大正时期随着游行示威运动的发展、国民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在制定明确且稳妥的国家目标问题上出现了困难的局面。由于明显威胁日本民族独立的外来威胁已被清除，国家未来的走向越发模糊了。

4. 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在实际上长达四年零十个月（如果算上1925年5月从保护性占领下的桦太撤兵，军队的准战时行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国家只是一味征收巨额经费，战略上的失误和政治策略上的不充分没能给国家带来丝毫利益，最终导致尼港事件中4000名将士的死伤”（伊藤正德）。

5. 昭和时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关系变得最不稳定，满洲事变后局势变得越发不可收拾。没有远大战略、没有国家战略的状态已成定局。即使是军事战略，也因不能够对大局进行判断，导致所采取手段不能真正达到目的。政党政治急剧衰退，最终确立了由军部支配政治的体制。以下几方面可以证明军部在操纵政治并导致国家没有产生战略：

从法制上看，明治以来统帅权独立，1936年广田内阁重新起用了军部大臣和实行武官专职制。

出兵大陆的军队在外独断专行，国内军人和右翼势

力在国内搞恐怖活动并发动政变。

最大的问题是军部内发生混乱，军部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丧失了能够对大局进行判断的体制，以至于难以确保其实施的手段与目的真正吻合。

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舰队派与条约派的对立等军部内各派系之间的抗争、因 1931 年 3 月事件导致的以下犯上状况的激化、不服中央统制的关东军、被派到华北地区的海外军队的独断专行等等，这些都证明了日本军队丧失了军队应有的军魂——纪律，零落到“战时丝毫不起作用，平时存在极度危险”的地步。尤其是满洲事变（“9·18”事变）中非法行动的胜利是导致军纪不严的最大原因。

陆海军的对立也是昭和时期日本没有制定出军事战略的背景之一。陆军和海军分别按照德国式、英国式组建，德国国家主义和英国民主主义分别给陆军及海军带来的影响也很大。而且陆军以俄罗斯为假想敌，而海军以美国为假想敌。

6. 在做出开战决定的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远大目标，这种战略不能实现最佳的讲和目的，也不能使日本在战争中获胜。大概在做出开战决定的那一刻，就把梦想寄托在了德国的胜利上，而惟恐耽误了上车时间。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与其陷入内战使国家越

发贫穷衰败，不如把一线希望寄托在构筑不败体制上。

然而，当时却不具备能够做出确保实施手段与目的相吻合的全局性判断的条件。日本当时既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对大局做出恰当的判断，同时能够选择的范围也很狭窄。日本要重新确定远大战略，必须从满洲事变向前追溯。

【战后日本战略研究】

我（佐伯）在 NIRA 于 1978 年 1 月完成的《21 世纪日本的课题》中，就日本综合战略的问题所在归纳了以下 4 点：

1. 战后的日本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国家目标。那就是在制定所有政策时考虑到了经济问题，以西欧为目标，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上。在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以后，又开始感到有必要制定新的国家目标及国家构想或战略。

2. 尽管日本此前已有了应该追求的国家目标，却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存在。日本虽然没有国家的基本构想或国家综合战略，但因国际环境的发展比较有利于日本，或者说日本比较容易适应国际环境，因此它没有成为多么严重的问题。1970 年以后，人们预见到国际秩序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经济增长将长期低迷、有利的国际环境未必能够长期维持，因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考虑制定

国家的综合战略了。

3. 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日本对国际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国家目标、国家构想及国家战略的关心度不断增加。而日本没有明确的国家构想很有可能使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不必要的摩擦与紧张。

4. 过去日本追求的重点是追求现实利益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利益，今后日本必须在国际性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入的世界中，而且是变得越来越狭小和复杂的世界当中追求国家利益，必须通过国际合作追求国家利益。日本的自我主张及自我实现，必须建立在认识国际责任的基础上。

在此基础上，为了明确日本的综合战略或基本构想，有必要制定国家的长远目标。为实现此目标，有必要明确能够选择最有效行动方针的指针或想法。为此，我认为日本首先应当展望日本周围的国际环境，从中明确日本所处的位置。

作为国家的长远目标，应该追求实现自我。这种自我的实现应以 以更加理想的生活方式生活、 独立、 安全、 国际责任为基础。日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日本没有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实现自我应明确国际责任，就不

能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安全、独立与生存。

以上述的想法为基础，就会涉及到这样一些课题：

对国际政治环境的展望； 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展望； 国内的主要条件； 通过功能性的途径开展的基本构想，包括 a、能源及原子能的开发战略， b、技术开发及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c、安保战略及危机管理体制， d、南北问题的对策战略， e、强化日美关系战略； 通过地区性途径开展的基本构想，包括 a、三个基本原则， b、展开亚太地区的外交， c、其他地区的问题等。

【现代日本战略研究】

在研究现代日本战略研究方向时，必须明确冷战后世界战略形势的特征与变化、变化后的局势、针对变化着的局势应该追求的具有生气的国家利益和最理想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同时，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或者说是国家目的，还必须明确能有效实现国家利益的外交接触政策和地区性外交接触政策。

1. 展望冷战后世界的战略形势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但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不会有迅速进展，过渡期的不稳定性 and 不确定性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冷战的结束证明，在国际关系中经济实力比军事实力更具有国际影响力。冷战最终在没有使用武力的状况下